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213
14 April 1980

CHINESE

第二二一三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0年4月14日星期一上午11时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穆尼奥斯·莱多先生	(墨西哥)
成员国：孟加拉国	阿赫桑先生
中国	陈楚先生
法国	勒普雷特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弗洛林先生
牙买加	尼尔先生
尼日尔	乌马鲁先生
挪威	奥尔戈尔德先生
菲律宾	扬戈先生
葡萄牙	马蒂亚斯先生
突尼斯	乌奈埃斯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特罗亚诺夫斯基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安东尼·帕森斯爵士
美利坚合众国	范登·霍伊维尔先生
赞比亚	西考卢先生

本记录包括英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866号，美国铝业公司大厦，A-3550室）。

下午十二时零五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中东局势

一九八〇年四月十日黎巴嫩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3885)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的特别报告(S/13888)

主席：按照第2212次会议所作的决定，我请黎巴嫩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坐。

应主席的邀请，图埃尼先生（黎巴嫩）在安理会议席就坐。

主席：我要告诉安理会各成员，我收到以色列、约旦和荷兰代表的信，要求参加讨论安理会议程上的项目。

按照惯例，我提议，如果安理会同意，就按照宪章的有关规定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邀请这几位代表参加讨论，但没有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的邀请，布卢姆先生（以色列）、努赛贝先生（约旦）和范布伦先生（荷兰）在安理会议席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我要告诉安理会各成员我收到突尼斯常驻联合国代表1980年4月13日的信，内容如下：

“谨要求安全理事会按照其惯例，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参加安全理事会对“中东局势”这一项目的审议工作。”

这封信已经作为安全理事会S/13889号文件分发。

突尼斯代表的提议不是按照安全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或第39条的规

定提出的，但是如果安理会同意，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辩论，该组织即与依照第37条的规定应邀参加辩论的会员国享有同样权利。

有没有安理会成员要就这个提议发言？

范登·霍伊维尔先生（美利坚合众国）：美国代表团已经再三明确表示，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采用一种措辞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辩论，而某些人则设法解释为象会员国一样对待巴解组织而给予参加的权利，这是不适当的。基于这个原因，我们将再度投票反对这个邀请的措词。

主席：既然没有其他安理会成员要发言，我现在就将突尼斯代表的提议付诸表决。

进行举手表决。

赞成：孟加拉国、中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牙买加、墨西哥、尼日尔、菲律宾、突尼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赞比亚。

反对：美利坚合众国。

弃权：法国、挪威、葡萄牙、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主席：表决结果如下：10票赞成，1票反对，4票弃权。因此，提议获得通过。

应主席的邀请，特尔齐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安理会议席旁边为他保留的座位就坐。

主席：我现在要告诉安理会各成员，我收到突尼斯常驻代表1980年4月13日的信，内容如下：

“谨要求安全理事会按照安全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的规定，邀请阿拉伯国家联盟常驻联合国观察员克卢维斯·马克苏德博士阁下参加安全理事会对“中东局势”这一项目的审议工作。”

这封信已经作为安全理事会 S/13890 号文件分发。

除非有人反对，我就认为安理会同意按照其暂行议事规则第 39 条向克卢维斯·马克苏德博士发出邀请。

就这样决定。

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审议议程上的项目。 秘书长想要发言，我现在请他发言。

秘书长：如果我简单地报告一下昨天安理会开会以后事态的进展情况，也许对安理会成员有点帮助。

今天上午，以色列常驻代表团以其政府名义正式通知我，以色列军队现在已经全部撤出黎巴嫩南部。 但是，联黎部队还不能确定撤退的程度，因为联黎部队在这块飞地上的行动自由仍然严受限制。 这个情况再度证明联黎部队多么需要在其整个任务地区享有绝对而且毫无限制的行动自由。

联黎部队地区的局势平静，但仍然紧张，目前仍在继续设法使局势缓和下来。 预定于 9 月 16 日星期三在拿撒勒为这件事再同所有有关各方举行一次会议。 但在这段期间，联黎部队的处境还是极其困难。 沿海公路和飞地中的一切公路都已封锁，不准联黎部队通行，因此设在纳库拉的总部完全孤立，国际边界上各观察站的补给问题也就到了危急的程度。 联黎部队所有四架直升飞机都已损坏——我昨天已经报告这四架直升飞机被炮火毁坏——使总部失去机动性，紧急补给的能力和撤退伤病人员的能力。

我正继续在各方面设法补救这个极其严重的情况，如有进一步的事态发展我会随时通知安理会。

主席：第一位发言人是黎巴嫩代表，现在请他发言。

图埃尼先生（黎巴嫩）：在开始发言以前，我要告诉安理会一个重要的发展。 黎巴嫩陆军总司令维克多·库里将军昨天晚上通知联黎部队指挥官伊曼纽尔·尔斯金

将军说，愿意将联黎部队任务地区内的黎巴嫩分遣队调到阿蒂里去分担维持和平的任务。

我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发展，必须通知安理会，不但因为这件事有象征性价值，是促使黎巴嫩恢复主权的另一步骤，而且也因为这样一来黎巴嫩陆军负起维持和平部队的新使命，以后就可以同远如斐济和爱尔兰等国家派遣的士兵并肩捍卫和平与国际法律和秩序的事业。

两年以前，我们象今天一样，在这个会议厅里讨论以色列对我国黎巴嫩进行的一次侵略行为。后来——25个月前的今天——我们成立了当时我们之中有些人认为的一个临时维持和平部队，我们之中有些人甚至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临时性的部队。当时我们认为而且希望以色列会遵守安理会恰好在1978年3月19日全体一致通过的明确而十分坚定的决议。

第425(1978)号决议要求

“...严格尊重黎巴嫩在其国际承认的边界以内的领土完整、主权和政治独立。”

第425(1978)号决议也要求

“...以色列立即停止侵犯黎巴嫩领土完整的军事行动，并立刻自所有黎巴嫩领土撤出其部队。”

从1978年3月19日那天以来，安理会曾因以色列继续侵略黎巴嫩而举行了不知多少次辩论。这支临时性——非常临时性——的维持和平部队的驻留期限一再延长——有时延长六个月，有时延长五个月，有时延长四个月，但每次都是希望黎巴嫩早晚会恢复主权，希望以色列军事行动能够停止，希望在所有有关各方的合作下，依照30多年前，即1948年和1949年，安理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在一项恢复生效的《全面停火协定》的范围内，沿着国际公认的边界，在南部最后

实现和平与安全。

主席先生，这是贵国当选为理会成员以来你第一次主持黎巴嫩问题的辩论。由你担任安理会主席，使我们非常放心，因为安理会辩论黎巴嫩境内维持和平的问题时，大家已经习以为常地期望主席有很大的耐心，对人权有深刻的了解，对国际正义有坚定不移的关怀，最重要的是忠于和平、自由、国家尊严和独立的理想。你已经令人无可置疑地显示了这些品德，何况这些都是贵国政治文化中所固有的品德。近一百年来，在墨西哥避难的黎巴嫩人活生生地证明我们尊重贵国的传统，证明我们了解墨西哥和黎巴嫩两国人民有共同的愿望。因此，我希望你今天从这个观点来审议我们的问题。

我们都极其热心地阅读4月11日秘书长向安理会提出的报告。安理会还在4月11日星期五和4月13日星期日磋商期间听取了瓦尔德海姆先生的意见。昨天我们在这次辩论开始时首先听取了他的发言。在这些发言中，秘书长以剖析入微平心静气的口才，向我们叙述了维持和平的悲剧的不可争辩的事实，也叙述了一个国家——我的祖国——被人蹂躏破坏的种种苦难。他还请安理会讨论维持和平行动的前途的最基本问题，也讨论如何才能使联黎部队执行安理会交付给它的维持和平的任务。

我国代表团对我们面前这几份报告的内容，没有任何补充意见，所以我想先讲几句简短的话，再想表示我们认为，依照以往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特别是第425（1978）、426（1978）和459（1979）号决议，所得到的既合理而且不可避免的结论是什么。

第一，以色列并没有象它在1978年6月13日声称的那样，从黎巴嫩撤走。以色列始终留在那里，现在又派大军入侵，说什么有权在国际公认的我国国界以内进行军事行动，以采取自卫和先发制人的行动，作为荒谬无稽的借口。

这种违犯国际法的行为应该受到谴责；我们必须援引《宪章》中一切可用的规

定，迫使以色列停止侵略。

以色列告诉我们说它已经撤走，但是我们有理由怀疑这不是真正全部撤走。黎巴嫩国际边界继续遭受以色列恣意蹂躏，我们必须采取措施一劳永逸地终止这种不能容忍的局势。

我的第二个结论如下。所谓的黎巴嫩实际部队，不论是在什么情况下发展出来的，已经成为以色列占领军一个不折不扣的帮凶。这支部队的行为不但毫无体面。不负责任，不能容许，而且在黎巴嫩看来，是一种危险的叛国行为：危害到黎巴嫩的统一和完整构成，危害到维持和平部队的安全。看一看从以色列传来的新闻，看一看联合国某些实地调查报告，我们甚至会认为，哈达德少校已经危害到他自己、危害到他自称代表的人民，最后也同样危害到替他撑腰的以色列人。即使他还没有危害到以色列，至少也已经不再是一个有利因素，甚至可能已经成为一个毫无用处的累赘。

为了和平，根据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议，都必须终止所谓实际部队的根本存在。有关各方必须同秘书长和联黎部队无条件地合力拆除妨害联黎部队全面部署、联黎部队的安全和行动自由和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的充分执行的一切可能障碍。因为如果不这样做，就不利于建立客观环境，来保障该地区的安全，预防中东国际和平受到任何进一步的威胁。

我的第三个结论如下。对联合国停止监督组织各据点和人员发动的怯懦和愚蠢的攻击，现在逐渐到了非常危险的程度。否定停火协定和停火线，就是否认黎巴嫩的国际边界的根本效力，因为，以黎巴嫩来说，停火线也就是国际公认的黎巴嫩边界。我们希望，凡是声称要以互相承认主权和自决及安全边界的不可剥夺权利为基础在这个地区谋求和平的人——不论是朋友还是敌人——不但不要篡改反而应该捍卫中东这条从来无人置疑的边界，这个最爱好和平但在战时和平时受害最深的国家的边界。

在这方面，我们要再度重申阿拉伯联盟，包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在内，全力支持黎巴嫩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25(1978)号决议的决心。我们的阿拉伯兄弟也和我们同样认识到，当前以色列对国际公认的我国边界的挑衅行为只不过是它又一次暴露长期以来对我国南部怀有的领土野心。因此，我们在阿拉伯大团结的纲领之内，一致决心不让那些觊觎更多阿拉伯土地的人得到制造浩劫和牺牲的借口。有一个西岸已经够了，黎巴嫩和所有阿拉伯人决不容许我国南部变成以色列进行另一次殖民战争的另一场地不管殖民者是什么人。

现在让我在最后说明我们对安理会的具体要求。

在1979年12月19日第459(1979)号决议中，安理会再度表示它认为我国政府应与秘书长协商制定一项联合行动计划，来执行联黎部队的任务。这个计划已经制定，于1980年1月26日提交秘书长。

我们曾经希望能够在联黎部队四次漫长而却都是临时性的驻留期中苦心经营所得的成果上再有所进展。今天我们却回到最初的情况，这个情况，我敢这样说比1978年3月19日我们所处的情况还要恶劣；因为，不但黎巴嫩又被侵入，而且维持和平部队自己也受到侵害和攻击，他们的信誉受到考验，连他们的安全也受到无可容忍的威胁。

在赞扬联黎部队英勇行为的同时，我们和他们有权希望安理会能通过一个决议，明确达成下列各点：

第一、立即停止对联黎部队的一切敌对行为；

第二、使联黎部队不受阻挠地完成全面部署，直到国际公认的边界为止；

第三，具体而明确地责成所有有关各方使联黎部队能够使用它所具备的一切力量，不但保护其自身安全——这是最重要的一点——而且抵抗所有使用武力破坏维持和平工作的人；事实上，必须使联黎部队有能力负起安理会交付给它的任务；

第四，谴责以色列的侵略行为，使以色列所有部队立即无条件撤走，解散其傀

儡“实际部队”并解除其武装；

第五，恢复《全面停火协定》，连同其有关的构架和规定，特别是停火监督组织，作为确保以色列—黎巴嫩边界所有人民安全的唯一有效纲领，如有联黎部队军事上可靠的威慑力量作为保障，尤其有效。

我们预期安理会能够再度一致通过这样一项决议，这个决议将在适当时间通过有关渠道提出。秘书长已经以简单扼要、直接了当、坦率有力的方式，生动地报告了我们同感不幸的种种后果；我们听了他的报告之后，只能得出上面这种自然而合乎逻辑的结论。

主席：谢谢黎巴嫩代表对我国和个人说的友好的话。

勒普雷特先生（法国）：我们今天开会的目的是审议当前黎巴嫩南部特别令人担忧的局势。秘书长向我们所作的报告，特别是他昨天和刚才在安理会所作的报告，毫无疑问地证实了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受到的袭击，以及4月12日骚扰行为所造成的破坏的严重性，而联黎部队设在纳库里的总队也就是联黎部队的行动中心所受到的破坏尤其严重。

我们痛惜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进行的干预。这是对黎巴嫩领土完整和主权的不可容忍的侵犯行为；是违反联合国宪章特别是联合国有关联黎部队的各项决议的行为。当然，我们注意到以色列常驻代表团今天通知秘书长说以色列部队已全部撤走。但是，我们刚才听到，联合国秘书长还无法证实撤兵的消息，因为联黎部队在指定的任务地区内没有行动自由。因此，部队在其任务地区应享有绝对的行动自由，这是极其重要的事。

同样，我们谴责过去几天内实际部队对联黎部队所作出的行动。我们也许感到奇怪，这些人靠仗相当齐全的配备能够对联黎部队进行残杀的行为，而这个部队负有维持和平的任务，因而反击能力受到限制，但这种活动对他们会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不想描述他们对和平战士作出的这种下贱的武力行为。

这种种行为使本来就已骚乱不堪的这个区域的情况更加复杂。 这些行为并严重妨害了安全理事会第425(1978)号决议规定的联黎部队的任务——从而损害了联合国的声望和信誉。 为了防止全面恢复战斗，为了减少事故，这个任务日益不可缺少，因此必须不计代价加以保持。 为求切实有效，我们甚至不妨考虑更有力地运用联黎部队的任务中有关自卫的各项规定，这些规定载于秘书长成立联黎部队的报告(S/12611)。

我们要借此机会，赞扬联黎部队全体官兵在特别困难的情况下执行任务时所表现的牺牲精神和纪律。 我们对爱尔兰特遣队正面应付骚扰情事的态度，表示钦佩。 斐济特遣队有一名士兵在4月12日的冲突过程中阵亡，为此，我要向斐济大使，表示吊唁。

法国政府曾一再声明谴责所有暴力和恐怖行为，特别是在米斯加夫阿姆集体农庄劫持儿童作为人质的行为，这种行为卑鄙丑恶，不论什么理由都是不可宽恕的。 我国政府最近于4月11日在法国国民议会中再度提到它在这点上的立场。 这种行为反而显示需要迫切协商达成这个区域内的公平解决办法。

我们完全赞成S/13885号文件所载4月10日黎巴嫩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中黎巴嫩政府对联黎部队采取的立场。 在这方面，法国重申它很重视黎巴嫩在其国境以内的领土完整、主权和政治独立。 因此，我们不容许这些原则经常受到威胁，我们决心不遗余力地促使人人承认这些原则。

主席：下一位发言人是以色列代表，现在请他发言。

布卢姆先生（以色列）：主席先生，这是我在本月第一次在安全理事会发言，因此我要借这个机会祝贺你担任安理会四月份主席。你所代表的国家同我国有非常友好和亲切的关系，你本人表现的外交家和政治家的才能，不仅予示你将顺利地主持安理会本月份的事务，也予示在墨西哥担任安理会成员国的两年里，我相信它将对安理会的工作作出积极贡献。

我也要借这个机会向牙买加常驻代表表示敬意，他以堪为模范的作风和一贯沉着的态度，主持了安理会上月份的事务。

以色列政府深感遗憾的是黎巴嫩南部目前的紧张局势。它同任何其他的人一样感到遗憾。的确，我们已经说过许多次，以色列邻近这片不幸的、饱经冲突破坏和战火创伤的土地，使我们更加关切和希望看到这个地方恢复和平与安宁。以色列全力支持黎巴嫩在其国际公认的疆界内的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统一。

以色列曾不只一次地表示这个意见，这是它对黎巴嫩政策的基础。令人遗憾地，很少人注意到以色列的睦邻善意。在黎巴嫩各地，特别是在该国南部，恐怖主义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象癌症一样存在，加以自相残杀的暴行，以及叙利亚大批占领军队的驻留，使黎巴嫩的主权惨遭蹂躏。许多人殷切希望联黎部队的部署，一如安全理事会第425(1978)号决议所说，有助于

“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并协助黎巴嫩政府确实恢复对该地区的有效统治”，虽然联黎部队的官兵几乎始终如一地表现了勇气与耐心，但这种希望一直没有表现。在联黎部队的任务地区内，巴解组织的特务和工作人员不断存在，甚至日益增加。这些恐怖主义份子扰乱联黎部队任务地区和以色列边界之间狭小地带的村民，当地由哈达德少校领导的黎巴嫩地方部队负责防卫。

我们完全了解，有时这些地方部队和联黎部队发生令人遗憾的、或许甚至不必要而且可以避免的磨擦，但是我们不得不怀疑有些人默许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恐怖份

子的存在和他们对当地村民的挑衅行为的限度是否大大超过了他们对巴解组织予定谋害的人反抗巴解组织罪恶阴谋的情况的了解和体会。

象历次情况一样,目前有人试图掩饰关于联黎部队任务的真正问题。

我要提醒安理会各成员,成立联黎部队,不仅是为了证实以色列撤出黎巴嫩——事实上,以色列已完全撤出黎巴嫩,联黎部队指挥官已于1978年6月13日加以证实——也是为了“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并协助黎巴嫩政府确实恢复对该地区的有效统治”(第425(1978)号决议)这两项目标。

为了达成上述目标,联黎部队奉命阻止武装人员渗入它控制下的地区,这项命令的目的是阻止巴解组织回到那个地区,在联黎部队成立时,这个地区没有把巴解组织的人员存在;这是建立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一个必要条件。

安理会的成员十分了解,不幸的是,联黎部队无法达成上述目标,因为它的行动一直受到恐怖主义的巴解组织的阻扰和破坏。

允许大批巴解组织恐怖主义分子渗入联黎部队的任务地区并在当地立足,造成了令人担心的危险局势。此外,自去年八月停火生效以来,联黎部队任务地区内恐怖主义分子的人数大量增加。最近几个月来,恐怖主义分子加紧进行渗透的企图,事实上就在联黎部队眼前进行。回顾1979年6月8日第13384号文件内秘书长关于去年1月至6月期间的报告第21段指出,联黎部队阻止了大约40起重大的渗透企图,其中涉及140名恐怖主义份子。与此相比,1979年12月14日S/13691号文件内秘书长关于1979年6月至12月期间的报告第36段指出110起渗透企图,其中涉及将近800名恐怖主义分子;这是说,去年下半年渗透企图的比率增加到几乎三倍,而涉及的恐怖主义份子几乎增加到六倍。这种严重现象,目前仍然继续存在,表示巴解组织实际上准备“尊重”联黎部队和停火到什么程度。

根据以色列政府所获情报，巴解组织及其同伙已经在联黎部队任务地区内建立了大约40个据点，人数有几百人。以色列估计的人数同联黎部队估计的人数可能有出入，但是一致认为过去12月以来这个人数不断增加，更不用说自1978年联黎部队到达以后，当时根本没有把解组织恐怖分子在这个地区——1980年3月11日伦敦《泰晤士报》刊载联黎部队指挥官曼纽尔·尔斯金少将接受访问时指出这一点。

联黎部队任务地区内几百名巴解组织恐怖主义分子分散在狭小地区，较大的营地，甚至在村落的民房里。他们在任务地区进行各种活动，包括巡逻，进入村庄向当地居民施加压力、敲诈和恐吓——更不用说很明显的一种活动，就是骚扰联合国部队。

在联黎部队任务地区内存在着大批恐怖主义分子，而且恐怖主义分子企图渗透这个地区的次数越来越多，这不仅显示恐怖主义分子的活动是多么严重，也指出事实上有许多恐怖主义分子渗透人员没有被联黎部队发觉，此外，这表示那些被抓住的人下一次很可能成功地渗入这个地区。

安理会各成员很容易了解，我们在这里谈的是巴解组织对三种明确目标构成的重大威胁：以色列公民，特别是以色列北部的公民；黎巴嫩南部的村民；以及联黎部队执行任务的人员。我们无法相信联黎部队因为偶而把注意力转到同当地黎巴嫩部队发生的争执，而无法进一步阻止巴解组织的渗入。这种说法事实上是本末颠倒。

当然，除了联黎部队任务地区内的几百名巴解组织恐怖主义分子以外，在距离以色列北方边界不到八英里的利塔尼河南岸“蒂尔地区”还有1,500名武装巴解组织恐怖主义分子。

不但如此，利塔尼河正北的纳巴提亚和西顿地区，姑且不提贝鲁特和特里波

利，就有另外10,000至12,000名巴解组织恐怖主义分子。这才是问题真相。除非面对这点，否则无法予期局势会真正的改善。

应当记住，最近几个月战事中丧失性命的联黎部队士兵，实际上都是直接或间接死于巴解组织的活动，正如1978年3月联黎部队成立以来绝大多数殉职人员的情况一样。

关于这一点，以色列要对最近几个月在黎巴嫩南部作出最大牺牲的联黎部队人员的家属表示最深切的慰问。我们也希望在冲突中受伤的官兵早日完全康复。

巴解组织的策略是众所周知的。他们施用惯技，躲在难民和黎巴嫩村民的后面。他们这样做的明显目的是把自己掩蔽起来，使人更难彻底消灭他们。

而且，在黎巴嫩南部，巴解组织的策略还有另外一面。在那里，他们还隐藏在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后面。这的确是完全不能容许的，我们必须认清真相：这完全是滥用国际维持和平。

秘书长在有关联黎部队的几次报告中已经指出，黎巴嫩南部的局势同黎巴嫩全国的局势是分不开的。如想加以分开，则不能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事业，事实上必定失败。

不仅叙利亚和巴解组织继续利用黎巴嫩的痛苦动乱，其他阿拉伯国家也继续把黎巴嫩的危机看做在众所周知的阿拉伯国家之间勾心斗角的复杂情势中争取自己党派目标的一种手段。这个悲剧现象于去年十一月在突尼斯举行的第十届阿拉伯联盟最高级会议上暴露无遗，会后，恐怖主义的巴解组织出面宣布，它将继续利用黎巴嫩领土作为其罪恶活动的集结地区。巴解组织借此公开大胆地蔑视黎巴嫩总统萨尔基斯的话，据路透社1979年11月21日报导，萨尔基斯总统告诉其他阿拉伯国家首脑说：

“黎巴嫩政府必须能够指定巴勒斯坦突击队在哪里建立基地；突击队必须停止黎巴嫩南部对以色列发动军事行动。”

我也要促请安理会注意去年十二月黎巴嫩总理针对巴解组织恐怖主义分子留在该国南部所说的话。在1979年12月10日黎巴嫩报纸《星期一晨报》刊登的访问记里，胡斯先生说，恐怖主义分子留在联黎部队的任务地区，违反了安全理事会的决议。他接着说，黎巴嫩将设法使该地区的恐怖主义分子减少或完全撤离。在这段期间，巴解组织恐怖主义分子不仅没有撤出联黎部队的任务地区，而且自那时以来他们的人数甚至增加了。

1980年4月6日至7日半夜过后不久，五名巴解组织的暴徒从黎巴嫩南部联黎部队任务地区潜入以色列。他们进入离黎巴嫩边界大约半英里的米斯加夫阿姆集体农庄，占领了托儿所两座房屋，屋里都是三岁以下的无辜儿童在睡觉，另外有几名母亲在喂奶。

恐怖主义分子的目的是把婴儿当做人质，绑票待续，试图迫使释放被以色列法院判处不同徒刑的50名巴解组织罪犯。除此之外，巴解组织选择了攻击的时机，就象安理会过去两个星期的讨论选定的时机一样，显然是想打断以色列、埃及和美国领导人目前为进一步促进中东和平过程而进行的会谈。

一个属于巴解组织的恐怖主义团体自称为“阿拉伯解放阵线”在黎巴嫩南部西顿的巴解组织总部指挥下采取行动；它立即宣布这项暴行是它干的。这项暴行使一名幼童和一名英勇的平民丧生，四名幼童受伤；此外，以色列国防军采取行动抢救人质时，有一名士兵死亡，另11名士兵受伤。

众所周知，巴解组织只不过是一些阿拉伯国家制造出来、掌握手中的一个工具。在米斯加夫阿姆作出暴行的这个恐怖主义团体同伊拉克有密切的联系，他们宣布这件暴行是他们干的，同时还说，这是为了纪念复兴党成立三十三周年。

的确，在4月6日——发生这项暴行的前一天——恐怖主义的巴解组织头子亚西尔·阿拉法特曾在贝鲁特的一个周年纪念会上讲话。阿拉法特强调巴解组织同伊拉克的关系，并赞扬伊拉克给予巴解组织的援助。

但回头来谈米斯加夫阿姆：集体农庄的警卫迅速控制了托儿所的一座房屋，解救了屋里的小孩和几名母亲。后来，以色列陆军一支部队赶到现场，在第二座托儿所与恐怖主义分子交战。到了当地时间上午10时，屋里的小孩和其他人质都解救出来，五名恐怖主义分子被击毙。

我们大家都在色采鲜艳的电视上看到了恐怖主义分子时无辜婴儿和幼童所干的残酷暴行。我们大家都看到报纸上刊载的照片，看到孩子们的小床和游戏室弹痕累累血迹斑斑的照片。

在联合国这里，有人试图操纵安全理事会以及联合国的其他机构，以迎合恐怖主义巴解组织的幻想和野心。这种丑剧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上星期安理会开会的时候，在巴解组织的怂恿下，发言的人居然没有一个也没有——觉得应当提到巴解组织暴徒在米斯加夫阿姆所犯的暴行，更不用说表示谴责。顺便提一句，巴解组织夸口说，从叙利亚到巴基斯坦的各种国籍的暴徒参与这项暴行。我确信所有这些国家无疑地必定因为他们对人类的这种贡献而深感自豪。

巴解组织在米斯加夫阿姆再次露出了真面目。以色列不需要这种丑恶的提示，因为他们暴行的残酷印象深深地烙印在我们的脑海里。我们有权期望那些对巴解组织自称的克制仍然抱有幻想的政治家和政客也取得正确的教训。

何况这些恐怖主义暴徒在逾越节的最后一天出发去干他们杀人的勾当，把本来是欢乐的节日变成一场无以形容的人间惨痛的悲剧。何况这些巴解组织暴徒自甘堕落做出这种怯懦的行为，毫无人性地把襁褓的婴儿当做人质。多年来，儿童一直是巴解组织暴行的主要目标。例如，1970年5月从阿维维姆开出

的一部校车，在黎巴嫩边界附近距离密斯加夫阿姆集体农庄不远的巴拉姆的近郊受到残暴的攻击。这项可怕行为造成了九名儿童和三名成人死亡，十九名小孩受伤，其中大半还是小学生。

过去十年，还有许多其他这类肆无忌惮的行为。这种不人道的暴行不但多不胜数，而且令人厌恶。年复一年，以色列儿童惨遭巴解组织的毒手杀害。以色列曾经促请安全理事会和秘书长注意所有这些事件，但没有结果。

上星期一在密斯加夫阿姆发生的暴行并不是第一次巴解组织利用联黎部队任务地区，穿过联黎部队的防线发动暴行。例如，我在S/13028号文件内散发的信中报导，1979年1月13日企图袭击马洛特宾馆未遂，其中显然有三名巴解组织恐怖主义分子穿过联黎部队防线进入以色列。

同样，我在S/13261号文件内散发的信中报导，1979年4月16日，在接近以色列北方边界的扎里特村附近遇到以色列国防军而被国防军歼灭的六名巴解组织恐怖主义分子也是这样潜入的。

如S/13312号文件报导，1979年5月9日巴解组织恐怖主义分子攻击黎巴嫩边界附近的马纳拉集体农庄，其背景情况也同样地令人不安。在那次事件里，以色列国防军一支巡逻队击伤并逮捕了一名恐怖主义分子。他透露说，那一批人是从蒂尔出发的。他们从北边进入联黎部队的任务地区，穿过联黎部队的防线进入沙卡拉村，这个村庄远在完全联黎部队任务地区的范围内。他们在村里领到武器并接受行动指示，然后穿过边界进入以色列，他们的命令是不分青红皂白地杀戮以色列平民。同以色列国防军巡逻队交火后，恐怖主义分子之中没有受伤的人朝着密斯阿尔杰别尔的方向逃入黎巴嫩，再从那里退回沙卡拉。

我在S/13785号文件内散发的信中报导，另外一次企图不分青红皂白屠杀的行动发生于1980年2月6日至7日的晚上，当时有一群巴解组织恐怖主义

分子从艾龙集体农庄以西黎巴嫩的领土越过边界进入以色列。这一群人的任务是屠杀以色列境内的平民，遇到以色列国防军的巡逻队。这一群人向巡逻队投掷手榴弹后，转身逃走。巡逻队追击，但他们逃进了联黎部队控制的地区。

国家有权采取必要措施阻止和抵抗越界进行的恐怖主义活动，这是国际法原理和惯例所公认的一项原则。以色列政府，同任何其他政府一样，不但有权，事实上还有责任，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其公民的命与安全。

这样做，以色列政府实际上是行使每一个主权国家所享的固有的自卫权利——这也是《宪章》第五十一条所承认的一项权利。

在米斯加夫阿姆发生暴行后，根据情报说，恐怖主义巴解组织正计划再度进行这种暴行，因此，以色列国防军采取了一些有限度的措施，目的是阻止这样计划。所采取的步骤已经完成，以色列士兵现在已完全撤回以色列境内。

我应该指出，去年以色列阻止巴解组织从联黎部队任务地区企图越界进行屠杀的事件，至少十次。

众所周知，要求成立联黎部队的并不是以色列政府。事实上，以联合国现在的会议形势来看，即使以色列提出这样的建议，决不可能有任何进展，联黎部队也决不可能成立。

不过，秘书处和联黎部队的官兵都充分了解以色列如何进行斡旋，帮助设法解决联黎部队和南部的黎巴嫩当地部队之间时常发生的争执。我们将继续尽我们的所能去做。

我们决不应忽略到南部的黎巴嫩村民确有理由担心自己的生命。基于他们以往的经验，鉴于黎巴嫩北部发生的情况，这些村民知道他们本国政府目前没有能力保障他们的安全。

几百名巴解组织恐怖主义分子潜入联黎部队的任务地区，而且根据他们的经验，联黎部队走到哪里，巴解组织也跟到哪里，使他们更加担忧。

目前，捍卫南部的村民和村庄的当地黎巴嫩部队是他们唯一的保障。

到目前为止，除了这些当地部队之外，没有其他可靠的保障。

任何人要是认为村民的担忧是不必要的，就要承担重大的责任。这个地区最近的情况没有一点不叫这些村民不这样担忧。

当然，只要黎巴嫩政府无法在南部重新行使其主权，就没有人能够认真地劝告南部的村民不用把他们的生存所面临的威胁看得这么严重。

以色列曾明确指出，它无法对南部村民的命运无动于衷，以色列不能对他们的行动承担责任。他们认为事关他们自己的生存，所以采取行动。

我们诚恳地希望过去几天内发生的这种冲突不再发生。但是，我们坚信在当地耐心进行谈判比在安全理事会进行煽动性辩论更容易避免这种冲突。

此外，我们深信除非解决这个使黎巴嫩南部甚至黎巴嫩全国痛苦不堪的基本问题，否则局势就不可能有任何长期的改善。就是说，除非巴解组织和所有外来部队自动撤出或被迫撤出黎巴嫩的土地，使黎巴嫩恢复独立、主权和统一，否则情况是不会真正变好的。

主席：谢谢以色列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午 1 时 1 0 分散会。